



日據時期霧社部落之照片。



回到族裡的李光輝與族人跳起傳統阿美族舞蹈。（翻拍自蘇玉珍著「劫後餘生」一書）



電影「沙韻之鐘」劇情照，翻拍自「李香蘭」一書（林榮代提供。）

# 遺忘與反省的 一段歷史告白

戰爭中的迷惘與哀愁，是抹不去的歷史悲情，義勇軍、慰安婦、這些戰爭下的龍套角色為「生而活」，只為今日的歷史見證！

**冬** 日正是聖誕媽紅的季節，在電影圖書館的放映廳內，那部早已塵封五十多年的「沙韻之鐘」電影，在觀眾想一探那段遺忘了的歷史鏡頭下，重新勾勒出新的輪廓來。

電影廳內洋溢著唏噓感嘆的感傷，即使是冬日那燦爛的陽光，也無法掩去那段失落的歷史，況且又是如此真實感人的歷史。

「沙韻之鐘」在黑白泛黃的影像中，女主角李香蘭年輕姣美的面容，身著原

住民服的鏡頭是如此清晰。故事是敘述一位在當時為出征的警察送行的原住民少女，不幸於獨木橋上失足跌落急流而溺斃的事件。

在一九四三年左右的年代裡，正是日軍在東亞戰爭中做最後苟延殘喘掙扎的時候，為了激勵更多年輕原住民追求功名，出生入死為家國的雄心壯志，特別邀請當時中、日首席紅星李香蘭（山口淑子）女士來拍攝這部電影，當時這部片子在全台大小村莊都連續播放，相當

轟動。

根據事後的評斷，義勇軍所以能有前後八回的浩大成軍，這部影片的影響力也是不可小覷的。所以每當義勇軍光榮凱旋歸來時，盛大的歡迎儀式都是不可避免的「一種「樣板」宣導。

雖然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結束了五十多年，戰爭的體驗早已化為風，逐漸在人們的記憶中被遺忘了，但相信曾經被迫經歷那段戰爭夢魘的人，是永遠都不會忘記的，或許只有最後的死亡才會畫下休止符吧！

## 李香蘭難忘「沙韻之鐘」的歲月

「五十多年前，為拍攝電影『沙韻之鐘』，跟『高砂族』（原住民族）曾經生活相處過三個月，那時候，『高砂族』

族人對我們的攝影同伴表現得十分溫暖的友情與照顧，是我一生中美麗的回憶，也是我一生無法忘卻的重大事情。尤其在電影拍攝完成攝影隊下山時，『高砂族』族人眼中含著淚水，一直向我們揮手道別，直到看不見我們為止，這樣的情景直到現在仍歷歷在我眼前。：

這是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底，曾經是二

○年代活躍在大銀幕前的日本紅星李香蘭女士，特別為「回歸正義的起點——台灣高砂義勇隊歷史回顧系列活動」遠從日本致電的一部份內文。

當她提到在戰爭中犧牲的「高砂族」朋友時，心中仍充滿著悲痛，她由衷地希望「日本不應再重犯過去的錯誤，但我個人很深刻地反省，也希望能把悲慘的戰爭史實傳給後代。」

歷史學者曾說過：「當故事發生時，只是一項史實，本身並無多大意義，重要的是，這個『故事』所給我們的啟示，讓我們能更深入去探討整個宇宙，以及對人類潛能與價值判斷作重新認定。」

## 現代魯賓遜——李光輝的劫後人生

二十多年前，一位曾是當年高砂義勇的李光輝在印尼叢林中被發現時，這位在一九四四年被日本軍閥強徵入山的原住民，已在叢林中自給自足生活了三十年，當他被發現時，仍本能地自衛，還以為戰爭尚未結束，當翻譯人員不斷以日語告知：「戰爭早已結束了，我們都是你的朋友；你的戰友都已回日本啦：」他充滿敵意的眼神才逐漸消散。



第一回出征身高雄州的義勇軍隊員，鄉里美女大家齊來歡送。



日警官對失怙的山地原住民孩童進行蕃童教育。

當戰爭結束後，接受聯合國的託管，被接運到無名小島俘虜營，收容了一年多，才重回故鄉。回鄉後四十八年的歲月中，他沒有得到任何援助。雖然歷經這段悲慘的生活，他仍幸運保留生命至今，成為歷史的活見證。他曾在九八八代表台籍高砂義勇隊參加廣島和

就如曾經前後擔任南投縣仁愛鄉鄉

年的先生已戰死的確實消息。然而一切都像一場無奈的傀儡劇，他們只不過是戰爭劇中的「龍套」角色，但是所換得的傷逝卻是一生一世。  
**台籍日本兵的血淚見證**

經過戰爭洗禮的人，會格外珍惜所擁有的，而倡導人類共榮和平已是全球人類共同的願望了。

對曾是高砂義勇隊員的劉德祿而言，他表示：「用我這餘生都要向日本討回一個公道」來。在回憶那段歲月時，他仍感觸良多。

平式典禮，一心追求世界人類的和平。  
**求償回歸正義，只求心安**

讀者來函



攝影／林枝旺

古文苑十三漢班固  
高祖沛泗水亭碑銘：「源清流潔，本盛末榮」。

祝福與《源》之有緣人。  
——饒清錫（彰化縣員林鎮）

「珍藏《源》，也珍藏台灣；愛《源》，也熱愛台灣。」  
——黃心權（台北市救國團社會研究院）

《源》是台灣出版品的一股清流，是那麼真切地關懷鄉土、崇尚自然，是一本值得珍惜分享的好雜誌。  
——林祝英（台北市東吳大學）

心田有夢，祝福滿滿。  
願《源》耕耘不斷，源遠流長。  
——教育電台花蓮分台台長（花蓮市）

源遠流長，永遠愛台灣。  
——邱傳晃（台北縣蘆洲市）

在九二一大地震災後搶修電路中，讓我深深體會到台電人員真是令人敬佩的大英雄。  
——郭英豪（山頂國小，桃園縣龜山鄉）

「問渠那得清如許，為有源頭活水來」  
《源》讓我們永保清淨的心靈，讓我們更熱愛我們的大地。  
請繼續給我們心靈活泉水—《源》。  
——吳文中（苗栗醫院）



出征前與父母親人合照的最後留影，憂傷的母親心中卻有無限的無奈。

這位隱世遁居三十年的現代魯賓遜，在結束了匿居生活重返現代社會時，他所面對的心理、生理及種種社會婚姻等悲劇問題都接踵而來。改嫁的妻子，當年仍襁褓中的稚子而今已成年，他要如何適應現代正常人的生活，那份迷惘與哀愁也許只有他自己最清楚吧！當他返回台東縣成功鎮都歷故居時，那句：「我要平靜的生活！」格外語重心長；  
**他們是無奈的傀儡**

就被徵召，當他要出征時，以「蕃刀」劃破指尖，用血來表明立志為皇軍誓死戰鬥之決心。這種自願誓志的方法是當時日本總督特別對台灣「蕃社」青年的一種宣導，希望藉此鼓舞他們的戰鬥精神。  
當時久美子已生下一女，猶記得在花蓮送行的行列中，嗚啞大哭的女兒及丈夫的匆匆一瞥，如今僅能從殘存的一張當時的出征照，依稀回憶著。「一年的新婚，突然就結束了！」戰後不久，她只知隨著先生出征的第三回義勇隊船艦被擊沈，全軍覆沒，在經過半世紀之後，她才知道那位與她新婚熱戀不及一



攝影／林枝旺

從《源》可以讀到台灣美麗的深度。

——李崇德（中央大學環工所，桃園縣）

《源》優美乾淨的圖片又讓自己回到童年熟悉的景像。也讓自己的學生訝異台灣有這麼美的地方。

《源》細說著台電史蹟，不也就是告訴我們台灣的發展史嗎？歷經九二一，更感受到台電的重要與偉大。

台灣加油！ 台電加油！

——陳春娥（彰化縣秀水鄉）

每次收到《源》時，內心就會不自覺的感到平和與寧靜。細細的品嚐內文，又有一種關懷的情愫在心中燃起。就像《源》所說的「飲水思源·惜福惜緣」。

這次集集大地震所造成的電力損失，又要讓台電的員工非常忙碌，在此，謹向你們說一聲：

「辛苦了！謝謝你們的付出，讓我們能夠享受有電的日子。」

——陳德泉（台北市）

台灣的真善美，讓《源》告訴你。

《源》讓你更珍惜台灣，《源》與台灣，源源相隨……

——邱紹鵬（台中市）

《源》使我們看到、體會到來自全國同胞的關懷。

源於有緣，讓我們共同為這塊土地努力！

——自強國小（南投縣信義鄉）



英勇出征卻是永遠的不歸路。



長、南投縣議員多年的高聰義先生所說：「我參與台籍日本兵向日本求償，是為了我部隊中死去的四、五十名下屬，不替他們爭取他們該得的權益，我會良心不安的。」

而政大戴國輝教授更呼籲：當「開發即進步」，「國民平均所得的提升同等於人類價值本身」的神話與迷信已逐漸褪

色時，當今民主的最高境界，乃以達成對弱勢人群的關懷及尊重少數人權的權益為當然的目標。透過對這群戰爭下犧牲者的人文關懷，來重塑我們被靡爛的資本主義，大量消費的生活方式所麻痺的真正「人性」吧！

（照片翻拍自「台灣殖民地統治史」，魏德文提供。）

源